

心若在 梦就在



段小平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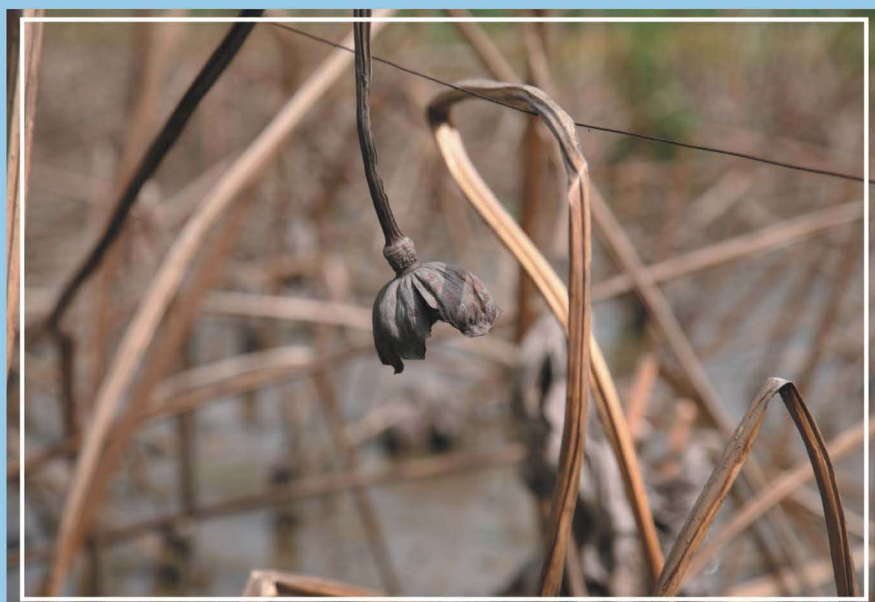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段小平，男，生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，高级政工师，共产党员。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基层从事管理工作。曾下乡劳动锻炼，八十年代初在人民公社工作，后从事党务、人事工作，参与商洛地区312国道工程建设，曾任丹凤县交通局局长、陕西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商洛收费管理处处长、小河至安康高速



排版制作/君舟工作室

责任编辑：曹彦
策划制作：杜君娥



ISBN 7-80153-713-0



9 787801 537133 >

定价：35.00元

《心若在 梦就在》

段小平 著

陕 西 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心若在梦就在 / 段小平著. -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5513-0102-2

I. ①心… II. ①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 当代文学 -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1609号

心若在 梦就在

作 者: 段小平

责任编辑: 曹 彦 史 婷

整体策划: 周迎春

设计制作: 杜君娥

出版发行: 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 / 16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张: 25.5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3-0102-2
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16

目 录

☆ 亲 情 ☆

心中的“康乃馨”

母亲，您还活着

我领父亲去洗澡

父亲的泪

☆ 阅 读 ☆

读书四十载

谈谈读书与书

☆ 记 忆 ☆

大庆随笔

东湖盛事

高考往事

☆ 亲 历 ☆

心若在 梦就在

“5·28”感言

包家山随想

包家山隧道纪事

包家山散记

秋醉小康

最后一次翻越米溪梁

☆ 作 品 ☆

生日（朗诵）

权利（短剧本）

祖国春潮涌 大地千树花（演讲稿）

立足岗位做奉献 情系收费献青春（演讲稿）

世纪老人伴我自强不息（演讲稿）

给祖国加油（演讲稿）

党旗 我们的承诺（朗诵诗）

鲜红的党旗永远飘扬（朗诵诗）

包家山记（碑文）

曙光（长篇散文诗）

画像（诗歌）

☆ 寄 语 ☆

《秦巴路韵》刊首寄语

《风采月报》创刊周年寄语

回顾与展望

感谢2005

新年寄语（2005）

新年寄语（2006）

荣誉室前言

小康高速展厅前言
小康高速展厅结束语
☆ 感 悟 ☆
掌声
成绩面前找差距 荣誉之中寻平庸
永远的丰碑
读《理解万岁》有感
默默地奉献
风景线
谈谈亚健康
有一种情叫关爱
战略机遇与公司发展
有感亲民政府
祖国的英雄 民族的灵魂
——学习重庆开县教师在井喷和洪水面前
英勇抢救学生的先进事迹有感
随想
我们赢了
只有爱 才有爱
展望未来 斗志满铸
大“忽悠”老杜
看网络跟帖
碎语
☆ 工 作 ☆
我心中的共产党员
三尺红亭的美丽人生
——安川分公司成立一周年纪事
以省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为动力 提高党在基层工作的执政能力
依法按章收费 共铸诚信社会
安全 幸福 和谐 发展
——新员工安全教育讲座
突破难点 突出重点 打造亮点
又好又快建成小康生态路
☆ 经 验 ☆
浅谈如何搞好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工作
学习贯彻《条例》 做好收费工作
以人为本，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立足点
☆ 附 录 ☆
老段素描 刘 峰
鏖战包家山 莫 伸
大路壮歌
——一个记者的手记 董 恒

大路连群山 小路通心间

——小康高速“大路带小路”

富一方百姓记事周迎春

后记

亲 情

心中的“康乃馨”

昨天是“母亲节”，不知咋的心情特别不好，翻了几本书读不进去，心不在焉地把电视节目轮番“扫荡”了无数遍，索性还是把电视关了，独自一人痴痴地发呆。从上午到下午连续收到几个朋友发来祝福母亲健康、长寿、快乐的信息，我一个都没有回复，因为我的母亲早已经离开了人世，再过两个月就是母亲去逝八周年的祭日。看到这些短信，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，越想越多，越想越惭愧，不知不觉地回到家里与父亲干坐了三个小时，又回到自己的小巢，想起母亲在世时的种种关爱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“母亲节”这个伟大而崇高的节日，不知何时传入中国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和喜爱，但我的确不知道是哪一月哪一日，现在知道了，却让我平静的心波澜起伏，静静地思考着母爱的无私、伟大和崇高。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、哪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、文化和社会背景，但有一样却是相同的，那就是母爱。母爱的情谊是人类最本能、最原始、最无争议的爱，她具有令人刻骨铭心的价值。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，是母亲呵护我们成长，是母亲给了我们一个世界。母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，给了我们触摸大地的决心，给了我们人生的价值……

记得一九九二年我在商州麻街岭修建312国道时，那年的冬天很冷，那时候由于修路没有什么机械设备，全靠人挖、担子担，民工手握的钢钎上都粘满了他们的肉皮和鲜血，施工任务又繁重，我们指挥机关的同志，特别是领导，一直坚守在施工一线，我的手脚和耳朵都冻烂了。有一次进城买材料，我顺便回家看看想念已久的父母，一进门，母亲便看见我的手和耳朵都冻得红肿溃烂了，便问脚冻了没有，我说：“没有，好着呢。”但目光却不敢与母亲对视。母亲蹲下身子，说：“让我看看。”她知道我有冬天爱冻脚这个毛病。望着母亲执意的目光，我乖乖地坐在椅子上，母亲把我的脚放在她的腿上，慢慢地把鞋子脱下来，说真的，修路那几年冬天，脱袜子穿鞋是我最大的困惑。见我龇牙裂嘴的样子，母亲不停地数落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强忍着疼，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工地上几百上千的民工都在干活，我是领导咋能不上工地呢。”母亲用温热的盐水给我擦耳朵，给我洗手，又给我泡脚。这天下午我和母亲在被窝里坐了两个小时，像儿时一样，母亲一直把我的双脚放在她的怀里，不停地抚摸着，听我说着工地上有趣的和烦心的事，不记得手痛和脚痒，只记着阳光里母亲笑盈盈的脸和暖暖的怀抱。离家走时，母亲还絮絮叨叨地说：“都三十几岁了，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，也不学学怎样爱护自己，叫人咋放心得下哩。”我笑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出门上车后直想哭，一路到了麻街岭工地驻地的宿舍，我都没说一句话。

过去，母亲常常对我说：人生这一辈子，要有理想。其实理想这个词母亲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，我工作了近三十年，理想这个词不知写了多少遍，用了多少次，也解释不大清楚，如今都快五十岁了，才感悟到理想是与奋斗同胎而生的。人生不是一页稿纸，写错了，可以撕掉重写。人生既是现实的，也是冷酷的，是用生命写成的历史，写上面就永远改不了，撕不掉，也抹不去。母亲的一生太普通平凡了，但她普通得让我常常思念，平凡得使我永远不能忘怀！

现在，我记住了“母亲节”。此刻，我遥想起母亲的音容笑貌！我和天下所有受到母亲

呵护的孩子一样，会从心底说：“妈妈，因为有您的含辛茹苦，弱小的我才能得以度过艰难时期；妈妈，因为有您的坚忍不拔，我才学会了顽强拼搏；妈妈，因为有您的温馨母爱，我才学会了做人做事；妈妈，因为有您……”

今天是母亲节，虽然您在九泉之下，但我仍然要说：妈妈，祝您母亲节快乐！您辛苦了，我爱您！今后每年的这一天，我都会送您一朵我心中的“康乃馨”！

（2006年5月15日写于商洛收费管理处）

母亲，您还活着

八月二日是农历七月十三，我携妻与兄弟姐妹一行，带着几千年祭祖的传统礼品——香火和火纸，去看望母亲，我们整齐地跪在母亲的坟前，点蜡、烧纸。我久久地跪着，望着那一张张烧着的纸，上面仿佛记录着母亲坎坷而平凡的一生，那忽闪的蜡烛，仿佛就是母亲送给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，那浓浓缭绕的香火，勾起我对母亲无限的思念。

三年前的这天下午七点多，我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刚走进办公室，一阵急促揪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与员工的交谈，我拿起电话，电话那头叫我速去医院，我一下子怔在那里，司机刘师傅紧张地喊：“咋还不快走？”我才猛醒过来，急匆匆走出办公室上车向医院赶去。当我怀着慌慌不安的心情赶到医院时，姐妹和妻子已泣不成声。母亲住院不到两天时间，没想到出差从医院走时还对我说的“我没事，工作要紧，你走吧”，竟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的遗言，她那慈祥的微笑竟成了与我的最后诀别！

望着那满天的星斗，母亲那铿锵有力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响起，我似乎又看到她那教子严肃、养子慈祥温和的脸。

我出生的那年，母亲就退休了，专门在家管教我们，家里的孩子较多，我们仅靠父亲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，母亲到处打工，砸过核桃仁，在缝纫社钉过扣子，也糊过纸箱子，在县招待所洗过被子，也洗过盘子洗过碗。忙一天晚上回来再做家务活，15瓦的灯泡她都嫌费电，每晚我们总是望着煤油灯下母亲的身影进入梦乡。打我记事起，母亲的身体就不是很好，那时西药又少，经常看着她喝中药那个苦涩的表情，谁也不敢吭声，她总是拖着疲倦的身子早出晚归。

一九六八年，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，常常被那些我们曾经很敬重的叔叔们五花大绑，戴上高帽子游街。两派武斗，越斗越凶，父亲经常两头受气，整天挨斗，终于父亲被打得不见了踪影，我问母亲，咋不见爸爸回来，母亲只是流泪，摸摸我的头，什么也不说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其实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，更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是怎么过的。

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母亲就是靠她的人缘，借粮、借钱、借柴火来养活我们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她带着姐姐、哥哥上山打柴；在炎热的夏天，她领着我们拾麦茬、拾玉米茬，硬是把五个孩子拉扯过了死亡线。

一九七三年冬天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，我背着书包刚进家门，就听见母亲说：“卖就卖了吧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总得把这些孩子养大呀。”我悄悄地撩起门帘偷看，爸爸和来人在无神地吸烟，母亲呆呆地坐在一边，他们原来是在商量准备把老家的那院房子以300元全部卖掉。那可是母亲一生所积累的惟一的财富和家当。母亲怔在那里的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。

冬去春来，花开叶绿。我们渐渐都长大了，一个个都走向不同的岗位，先后又成家立业，而母亲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更高了。虽然她很多年没有工作了，但她对党的忠诚依然没有改变；虽然文革中吃了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但她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仍然没有改变。她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家里再苦再穷也忘不了每月按时交党费。她时常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不应该怎么做，时常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我们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，她经常问这个，问那个，写没有写入党申请书，入没有入党。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她就扳着指头算，我们家有几个共产党员了。她还时常给我们讲她当年和爸爸骑马背枪来商洛工作的艰苦情形，讲她们如何在非常困难时期的工作情况。我明白她是在给我们以启发和鼓励。虽然她是我们的母亲，但她也总是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教育我们，要求我们。

一九八三年秋天，我回商县看望父母，那时我在基层公社工作，妻子当营业员，孩子才几个月，经常无人照看，三口人住在六平方米的房子，夏天热得汗都没地方流，冬天冷得透心凉。我给母亲讲，能不能让爸爸找人把我从基层调到县上工作。因为爸爸毕竟是老干部，我觉得在县上还行，可我不敢跟爸爸说，就走母亲的后门，谁知母亲当时就很严肃地对我讲：“工作哪都需要人，你不在基层干，他不在基层干，谁去干？好干部不都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吗！”随后她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好男儿志在四方。”没有读过书的母亲，总是有许许多多让人佩服、让人敬畏的道理。

家里最小的妹妹一九八三年初参加工作，一九八五年单位就放假，妹妹总是在母亲跟前唠叨，想让爸爸重新给调工作，母亲当时就讲：“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还老是抱着铁饭碗不丢。”在她的鼓励、帮助、支持下，妹妹干起了我们家里惟一个个体户，而今事业兴旺，收入颇丰，每当她讲个体户的经历，都少不了要夸一夸已故的母亲。

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，受了几十年的熏陶，也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。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她总是给我们指出一条阳关大道，她的道理总是那么深刻，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总是那么明智，她带走的太多了，给我们留下的也太多了。

每逢节日，我们回家团聚在父亲身边，谈工作上的事情，生活中的乐趣，人生的价值，总是免不了要谈论一下母亲，她的思想境界、她的人格品质、她的道德风范……

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，从小就受尽苦难和折磨，十岁就失去了父母，她领着七岁的舅舅给人家放牛、放羊、拾草、打柴，比她大几岁的大舅在陕北跟着刘志丹打仗，听人说死了，究竟是咋回事她也不知道。她实在没法过了，就领着舅舅给人家当童养媳。一生坎坷，一生艰辛。

望着母亲坟头长大的柏树，想起她那慈祥微笑的容颜，我陷入了沉思：是她让我从小就懂得了做人的道理，是她帮我从“一二三”到“人口手”，教我学习文化知识；是她教育我怎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；是她树立起我不怕艰难困苦的强大意志。她不仅给了我人生，还给了我面对生活的乐观精神。她教育我人生在世要先做好人，再去做事的永恒道理。我的思绪像扯不断的长线，心潮像截不断的激流，伴随着对母亲的思念，奔腾起伏。想到在她的抚育下，儿女们个个有志有业，禁不住的感慨和留恋之情在胸中沸腾。

几年来，我所在的单位被评为市级、地级、省级“文明单位”，荣获省级“青年文明号”、省级“新长征突击队”称号，还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厅级“创佳评差”最佳单位，荣获“计划生育”、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”先进单位称号，荣获“创建文明小区”等先进单位，先后有《商洛日报》、陕西《公安生活报》、《百姓生活报》、《陕西日报》、《共产党人》杂志、《人民日报》、商洛电视台、陕西电视台、陕西交通报等多家新闻单位进行宣传报道。我自己在母亲崇高的精神鼓舞下，先后两次被行署、地委评为“先进个人”，连续三年被单位评为“优秀党员”，被团省委评为“共青团工作支持奖”，被省上评为“高级政工师”，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。虽然母亲去世了，但她在九泉之下仍在看着我们一个个成长，我们取得的成绩，也是她最大的心愿和安慰。

有人说世界上最无私的心是母亲的心。对我来讲，今生能遇到这样一位善良慈祥、德厚流光的母亲是最大的骄傲和幸福。母亲的离去是我们家无法弥补的损失和永久的遗憾。母亲一生把儿女们从一棵棵小树精心扶成一颗棵大树，而她骤然倒下，把自己化作一潭清水，浇育后人，光照后人，每当想到这些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母亲既不是伟人，也不是名人，没有人为她写传记或回忆录。而她的回忆录和传记早已写在我的心中。有这么多的儿女和子孙在思念她，缅怀她，这比任何文字，任何形式都具有价值。

我跪在母亲的坟前，轻轻地磕了三个头，心想我们都事业有成了，母亲却没有跟着我们享一天福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即使有金山银山也回报不了母亲她天地一般的恩情。

在我的心中母亲永远活着，她的话语我永远铭记在心：“好好工作，把公家的事看重些，把自家的事看小些。”

放心吧！母亲，我一定努力好好工作。

（此文写于2001年8月，为纪念母亲去世三周年而作，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有3年了，但我对母亲的追忆和怀念却时刻丢舍不了，故以此文记之以慰自心）

我领父亲去洗澡

父亲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，身体还算结实，就是右腿患有骨质增生，病痛折磨得他行走十分不便，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在工作之余抽时间领他去洗澡，每洗一次澡，我的愧疚感就会减少一些，就会有一点自慰感。

父亲出生在陕北富县一个家境还算过得去的农民家庭，一九四一年秋，十五岁的他随游击队参加了革命，先是跟随富甘支队转战于洛川、富县、甘泉、延安等地，后编入三五九旅参加解放战争。这一走就是六十多年。

他的一生虽然算不上传奇，但饱经风霜，起伏跌宕，血腥风雨的故事还是经得不少。他个性刚烈，为人忠厚，对事业执着。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；无论是在风云变幻的文革期间，还是在他人生艰难的困苦岁月，他依然忠贞不渝地爱党，始终如一地爱国。

如今，病魔缠绕的他走路洗澡都很不方便，只能靠别人搀扶着一步步挪动脚步。望着他慈祥的面孔，我想到的是他身背大刀、骑马扬鞭、冲锋陷阵的雄姿。当我用热毛巾反复热敷他疼痛红肿的右膝盖，望着他开心一笑，我想到的是他讲话铿锵有力，行走如飞、雷厉风行的姿态。父亲的脚指甲长得厚实坚硬，热水泡了两个多小时仍然很难修剪，每修剪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，经常是怀抱着这双长满老茧的脚无法下手。望着父亲亲切的笑脸，我想到的是那个戴着高帽子，挂着反革命走资派大牌，满脸汗珠弯腰站在凳子上的父亲。就是这双长满老茧的大脚，支撑他在十几个人推拉揉打，压住头游街时没有倒下。当我帮父亲穿衣服时，望着他虽已驼背但不失宽厚的肩膀，我想，虽然这个肩膀上不曾坐过自己的子孙，但如老黄牛一样默默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奉献了一生。这一生叱咤风云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，与死神无数次擦肩而过；这一生风霜雪雨，从陕北到陕南，坎坷始终伴随着他，坚毅、耿直的性格造就了他的不屈不挠，也使他饱受磨难。

洗完澡把父亲送回家，走时父亲问：“明天还来吗？”我说：“明儿再来看您。”父亲说：“忙了就不要来了，没啥事。”走出院子回头一望，父亲站在阳台上给我招手。难以想象在我出门后他是以怎样的心情艰难地走到阳台上，不知咋的，我想招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手来，我很想对父亲说，您回去吧，外边冷，却怎么也张不开口，刹那间，喉咙哽塞，眼睛湿润了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。

父亲就像一棵大树，一辈子为我们遮雨挡雪，让我们避风乘凉。他犹如结满果实的枝头，养育了五个儿女，却把他坚实的腰慢慢压弯了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只知道工作，只是偶而过问一下我们，家里的事一概不闻不问。一九九七年夏天，母亲突然去逝，连方便面都不会煮的他怎么生活，成了我们做儿女最大的心事，而他坚持一个人生活，谁家都不去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不愿给我们添麻烦，这些年来保姆换来换去，工资涨得不少，总是找不到一位称心的保姆，时时让人牵挂，放心不下，我们只好隔三差五轮流回家看看，了却我们安慰老人的心愿。尽管这样，他拳拳报国之心和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，每次回家他都要和我讨论一些国际、国内和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吩咐我要把工作搞好，善待职工，要求我勤政廉洁，做个好干部。

有一次我回家，他拿着一本杂志让我看一句话：淡如秋菊无妨瘦，清似莲花不染尘。我看着父亲，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会做好的。”父亲欣慰一笑。现在我也是快50岁的人了，可在父亲眼里我依然是一个小孩子，时时让他牵挂。他不仅关心我的工作、生活，还经常叮咛我教育好孩子，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有时唠叨得也很烦，但我依然认真地听他说。父亲高兴时也给我讲一些他打仗的故事、工作上的挫折、经验和教训。我三天不回家，他就会打电话问一声，有时只说一句：“我没事。”真是父子连心，儿行千里父担忧。

父亲的一生就像一头牛，他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。七八年的战争岁月磨练得他更加坚毅刚直。因为战争，他从未上过学，解放后边工作边学习，才识些字，文化水平低也是他说话不讲艺术、不转弯的原因。由于说话不讲艺术，使他在四十年的人生辉煌时期尽走低谷，职务越来越小，工资越挣越少，但他始终是豁达开朗，一身正气。现在说起往事，他也是毫不言悔。但他对工作，对他的事业从不马虎。在丹凤县农场当场长时，白天背粪担尿、割麦耕地，晚上开会学习，讲话就像骂人一样，一个十足的生产队长。

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陕北农村，刚回老家没有房子住，也没有粮食吃，四十多岁的父亲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我们就坐在煤油灯下围一圈等他回来。每晚父亲回家，我们都能盼来好消息，不是背几十斤谷子回来，就是背一袋包谷，要不就是从公社把我们安家的文件拿回来。整整两个多月，他都踏黑而去，摸黑而归。那时我们还小，不懂得生活的疾苦和养家的艰辛，总希望他天天呆在家里，如果他能天天呆在家里，我们不但能天天吃上好吃的，还能听一些打仗的有趣故事。

陕北老家的确很苦，特别是冬天，日子更难熬，但每天出门无论走到哪，人们就指着我们几个孩子议论，说这是兔的娃，我们就感觉很自豪。兔是父亲的小名，老家的人只知道这个名字，其实父亲在老家还是有些名气的。

把我们安置好后，父亲返回丹凤县工作去了，一走就是一年多。母亲安排我们轮流给父亲写信，其实每个孩子都在思念着千里之外的父亲。每当吃一些好东西的时候，母亲就说：“不知你爸咋样了？”这时我们都不再吵闹，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。父亲只要一来信，我们几个孩子都争着要念。那时父亲被抽调去修鱼岭水库，他的腿病是战争时代留下的根，但在修水库那几年他的腿病越发严重了。

有一回父亲回老家，家里粮不够吃，他向生产队借了匹枣红马，拉我一块去羊泉集上买粮。我高兴地背上母亲准备的干粮，和父亲骑马迎着满天的繁星上路了。父亲教我抓哪登哪，怎么坐稳，一路上好不神气。晚上回来时，在路上遇见了几只狼，不论父亲怎么吆喝，狼就是围着我们不走，吓得我头发直立，血冲脑门，声音都发不出来，枣红马吼叫着原地转圈，

两个后蹄直蹬，父亲折了根棍，一边打马一边大声吆喝，狼围着我们忽前忽后，吼着与我们叫板。黑地里只见绿眼睛一近一远，着急的父亲把马尾挽了个大结，让我双手拉紧，他拉着马边打边喊，终于脱离了险境，回到家里也不知是几点，只见天空的犁弯星已到天边。我回到家就捂着被子睡了，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老高了，父亲和母亲把昨晚买的粮食拉到生产队的磨房，已经磨好都背回来了。父亲一生就是这样认真地工作，认真地爱待家人。

父亲至今仍保持着勤俭质朴的生活方式，省吃俭用。其实他的穿戴和生活用品儿女们拿回去的都用不完，可家里长期摆放的东西一样都舍不得用，这个不让动，那个不让扔，到处摆得满满当当。家里就他和保姆一共只有两个人，还经常吃剩饭剩菜，脚上至今还穿着母亲为他买的棉鞋，新袜子不穿，两只破旧的袜子套在一起，穿不方便，脱也不容易。不管你怎么说，他就是这样。去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，市上给他发了一枚纪念章。父亲逢人就拿出来让人家看，见人就说“全市才三十个”。他把这个纪念章挂在脖子上，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取下来。

如今离休都二十多年的父亲，还是那个脾气、那个个性。真可谓：戎马生涯六十载，淡泊利清如水，风雨同舟伴祖国，革命事业重如山。

看着他艰难行走和稀疏花白的鬓发，满脸的老人斑和满额头的皱纹，想想他一生的艰辛，我有时也忍不住偷偷地流泪。

父亲确实老了，虽然有时也让人感觉有些不自在，但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为儿女的付出有多么厚重！儿女们工作都很忙，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家看看，愧疚感始终缠绕着我。每当见了面，他就会问这个，问那个，每个孙子都要问一问，我想这可能就是老人现在的全部思想和寄托。在他有生之年让他悠扬洒脱地生活，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

父亲老了，但风景依旧。走近父亲就能心如止水，我就能感受到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善良的秉性。我想，还是多抽时间回家陪他说说话，领他去洗洗澡吧。

（2006年3月7日晚写于商洛收费管理处，《新商洛》杂志2006年第1期刊登）

父亲的泪

又是一个艰辛难忘之年，在这新的岁末年初，老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，这是愧疚和遗憾缠绕着我的一年。

2010年1月15日凌晨2点25分，手机嘟嘟的震动声把我叫醒，大哥在那边声音沉闷地告诉我父亲不在了，天黑回来路上走慢点，后边还说了一大串话，当时我就记不住了。父亲在元旦那天下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，当天我就赶了回去，在医院照料了十多天，刚回到单位一天，他老人家就走了。凌晨4点我赶到病房，父亲的衣服已经换好了，就等待着天亮。儿女们围着他站了一堆，谁也没说一句话，都是欲哭无泪，一个个就那么傻傻地站着。

看着父亲安详的样子，我心里稍稍有些安慰。说他不幸福，因为母亲离他早走了十三年，但儿女们个个精心照料，他什么都不缺。说他幸福，但有谁知道他内心世界的孤寂呢。他在安详中离开了心爱的儿女们，在坎坷中走完了人生的86个春秋，在平静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站在父亲的遗体前，我顿时觉得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，心里越来越空，而且空得有些飘渺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终生依靠的身后那堵墙突然倒塌了，我精神恍惚，而且恍惚

得有些茫然。

转眼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，可能是他仁慈、善解人意和胸襟宽阔的原因，他没有给我托过一次梦，这使我时刻都无法抹去对他思念的伤痕。特别是父亲一周年祭日那天，确因工作走不开没有回去，但我内心的痛苦加愧疚真是有些坚持不住了，世界上给了我生命的那个人，也是世界上最爱我那个人走了一年，我也没有回去烧一把纸，磕一个头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父亲一生养育了五个儿女，对哪个他都严格要求，精心呵护。从我们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，从读书识字到成家立业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老人家的心，每一点点成长都渗透着老人的关爱和心血汗水。他这一生对我们的关爱，对我们的牵挂，直到他离开了我们，我才深深感受到，有了父亲这份恩重如山的亲情，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他的一生似乎是一坛老酒，怎么喝都觉得香，怎么喝都不觉得苦，怎么喝都喝不醉，怎么喝都回味无穷悠长。

2006年8月2日我由于工作调动后很少回家看望父亲。因为在过去，我每周至少有三天下班后的时间陪他晒太阳、吃饭、上街转悠，一周陪他洗一次澡。工作调动我这一走，他不习惯，我也在思念。直到十一月初八老人过生日那天，我才赶回去，当时父亲拄着手杖，戴着儿子给买的帽子在院子转悠，当他看见我时，左手颤抖着慢慢抬起，痴痴的目光不再炯炯有神，老泪纵横，这是我50多年来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，我急忙伸出一只手，拉着他那不再有温暖的左手，另一手帮他擦泪，刹时，一股热泪也顺着我的脸颊滚滚而下，老父亲抬手也给我擦眼泪，我把父亲的头紧紧抱在怀里。

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拥抱。随后，我紧挽着父亲的手臂慢慢往回走，他又像小孩一样喜笑颜开。问我，“你就那么忙？”我就趴在他耳朵上大声地回答着，我们一路边聊边唠地回到家，他嘴里眼里都是笑，很惬意，那时才让我真正感到家的温馨。其实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父亲什么都不缺，就缺我们常回家看看，就缺经常与我们聊天。那天我很晚才走，走的时候，父亲拉着我的手，也是父亲第一次拉着我的手，轻声慢语地说，“没事别回来，别惦记我，有你哥哩。”那一刻，我又忍不住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。其实他内心深处是需要我的，他把他的爱埋得太深了。离开父亲才四个月，我忽然感觉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而低沉，节奏明显地慢了许多，不再宏亮高亢，父亲老了。大哥一直把我送到楼下路边，一路上我们说的全是有关父亲的话题。从此，我每次回家看望他，走的时候都是把老人家的头抱在我怀里，拍拍肩膀分手。

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，不曾记得父亲抱过我。他对子女的教育很简单，表扬和满意就是看一眼，对我们的爱就是一笑，从不用语言来表达。但他一生都未表现过怯弱和脆弱，给我留下最深的就是正直、刚毅、勇敢、坚强。在他苦短的人生中没给儿女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，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质朴的感情世界。我工作调动离开父亲已过了四个春节，一直都在安康的施工工地，没有回去陪他一次，至今我还内疚不止，俗话说“忠孝不能两全”，不知能不能算在我的头上。正是因为有了父亲对我的牵挂，我才踏踏实实地安心在安康工作，这是一种从心里迸发的踏实感觉。在小康高速公路建设的几年里，工期一再缩短，最后由五年变为三年。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，我每天要工作二十个小时左右，有时累得真是有些撑不住了，但每当想起父亲的笑脸，想起父亲的泪滴，我又精神振作，信心百倍。在那段繁忙艰辛的日子，是父亲鼓舞着我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。5月28日通车后，省厅给了小康高速“质量一流、形象最佳”的高度评价；安康市人民政府给我的团队记了“集体一等功”，给我个人记了“一等功”，实属罕见。在这几年的艰辛历程中，父亲一直教育着我，支持着我，陪伴着我，这个沉甸甸的“一等功”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父亲的一半。

掐指一算，我离开父亲到安康已经工作了四年多时间，虽然安康离商洛也不远，但这四年多来我回去看望他只有五次，每次回去都是当天回去当天就返回了，这给我一生留下无法原谅的悔恨，留下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几年父亲经常遗尿拉尿在床上，他的房间气味很

大，但我从不觉得难闻，大哥大嫂整天洗来换去，有时还要端尿接尿，至今我也感谢不尽，他们把对老人的孝心尽够了，也帮我多尽了一份。有时回家我索性把衣服一脱，躺在父亲的被窝里睡觉、看报纸，父亲便坐在一旁，把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叠好，等我看完一张还没放下，另一张就递了过来。大哥大嫂把饭做好叫吃饭，他就说“吃完饭再看”，把衣服拿来，看着我穿上，等我搀扶他，不让大哥大嫂搀扶。瞬间感觉又回到了童年，母亲去逝早，也很突然，她当时身体很好，那会儿也没有太留意老人的思绪。现在每次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我最甜蜜的回忆。

父母的亲情是任何亲情也替代不了的，他们用一生的精力呵护牵挂我们，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，也是一代又一代得以相传的国宝，应该真切地珍惜这份亲情。善待老人，是每一个人的福缘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
父亲的泪使我亲情永驻。愿父亲、母亲在九泉之下幸福、平安、快乐！